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一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陸費盤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一

人事部十二

宋 李昉等 撰

胷　膈

乳　腹

背　脊

脅　肋

臍　腰

胷

説文曰膺胷也臆胷骨也

廣雅曰臆膺胷也

釋名曰胷猶啌啌氣所衝啌許江切

左傳僖下曰魏犫埶僖負羈氏魏犫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犫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

論語摘輔象曰孔子胸應矩是謂儀古

春秋演孔圖曰孔胷文曰制作定世符運

春秋後語曰荆軻謂樊於期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

漢書曰高祖與項羽對軍數羽十罪羽伏弩射漢王中胸高祖詐捫足曰虜中吾指

又曰王莽好反膺高視

京房易奴占曰人生子有二胸民謀其主

帝王世紀曰禹母呑神珠胷圻而生禹

淮南子曰文王涍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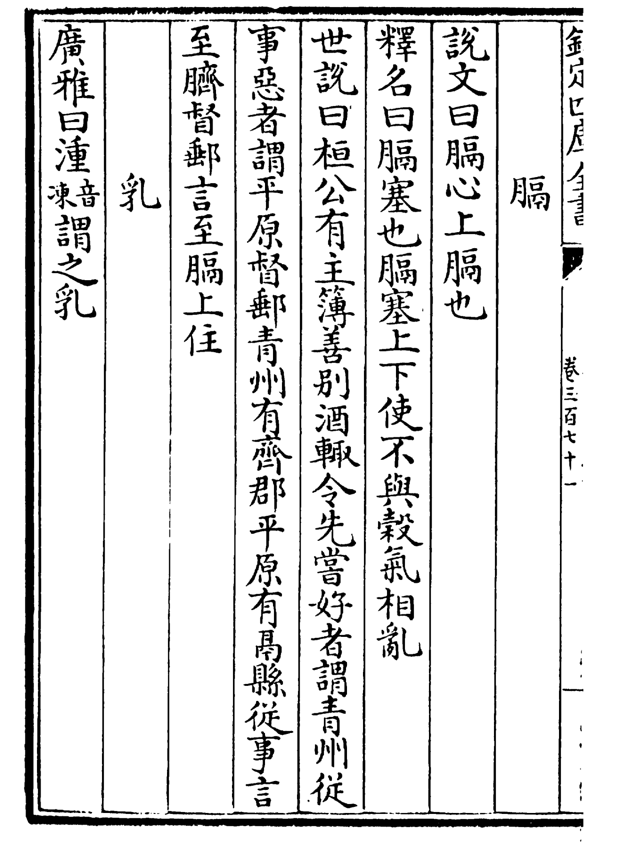
南州異物志曰猺民亦謂文身國刻其胸前作華文以為飾

山海經曰結胸國為人結胸郭璞注曰臆前突出如人結喉貫胷國為人胸有竅

世說曰王孝伯問王大忱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忱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録異傳曰漢武帝時蒼梧賈雍為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為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来視雍雍胷語曰有頭為佳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無亦佳言畢遂死

志怪集曰石季倫母喪洛下豪俊赴殯者傾都王戎亦入臨殯便見鬼攘臂打搥鑿甚惶惶有一人當棺立此鬼披胷陷之此人即應鑿而倒人便去得病半日死故世間相傳不宜當棺由戎所見



膈

說文曰膈心上膈也

釋名曰膈塞也膈塞上下使不與穀氣相亂

世說曰桓公有主簿善別酒輙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至臍督郵言至膈上住

乳

廣雅曰湩音凍謂之乳

說文曰湩乳汁也

通俗文曰乳病曰疕音丁故反

河圖曰蒼帝弁乳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四乳是爲含良葢法酒旗市恩舒

明宋均曰乳酒也

漢書曰張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以女子爲乳母也

謝承後漢書曰南陽李善本濟陽李元家奴元遭病死

惟有孤孫續有貲千萬奴婢欲謀殺續分其財産善夜

抱續逃瑕邱界親自哺養乳為生湩遂至成長

吳書曰頴川馮熈使魏辭意不屈魏留之熈懼見迫乃引刀刺中乳房上聞嘉之賜鹽米復其門

後漢書曰朱衜之為劉義隆司徒從事中郎守滑臺安頡圍之其母在家乳汁忽出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之時今忽如此兒必没矣果以其日為頡所擒

又曰昭成皇帝諱什翼卧則乳至席

齊書曰太祖母陳皇后生太祖二年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乳遂大出

淮南子曰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

山海經曰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遂葬之常羊山乃以乳為目臍為口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字叔文漢武帝時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者知我所来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

皇主祭祀者齋戒不嚴時則女人見

劉欣期交州記曰趙嫗者九真軍安縣女子也乳長數尺不嫁入山聚羣盜遂攻郡常着金擒蹤屐戰退輙張帷幙與少男通數十侍側刺史吴郡陸胤平之

王子年拾遺録曰無老國其人皆千歳百歳一老齒落髪秃又年少嫗者乳養還復若幼稚

神仙服食經曰仙藥有陽丹陰丹陰丹婦人乳汁也婦人十五巳上下為月客有身月客絶上為乳汁

養性經曰乳乳者意之府也

世說曰武子烝肫肥美異常味武帝怪問何由乃爾云以人乳飲之武帝色甚不平所以飲食未畢便去

異苑曰賈充妻郭氏為人凶妬生兒犂民年始二歲充外入就乳母抱中嗚撮郭遥見謂充愛乳嫗即殺之兒恒啼泣不吃他乳經日遂死郭於是終身無子

唐新語曰韓思彦以侍御史廵察于蜀成都有富商兄弟三人分資不平爭訴累年不决思彦推案數日令厨

者奉乳自飲以其餘賜爭者竊相語遂號哭攀援不解俱言曰侍御豈不以兄弟同乳母耶悲號不自勝請同居如初

相書許負曰乳間闊尺富貴足壽乳黑如墨公侯之相

腹

說文曰腹厚也

釋名曰腹複也富也腹冑之屬也自裏盛復於外複之其中多品似富也自臍以下曰水腹水汋所聚也

又曰少腹少小也比臍以上為小也
易說卦曰坤為腹離其於人也為大腹
尚書盤庚曰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歴告爾百姓于朕志
左傳宣十三年傳曰楚子圍蕭司馬卯言號申叔展曰
有麥麯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
於眢井而出之
國語曰叔魚牛腹其母嘆曰必以賄死
史記曰薄姬曰昨夜夢蒼龍據妾腹帝曰此貴徵也吾

為汝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

史記曰范睢說秦昭王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匍匐稽首肉袒鼓腹吹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

東觀漢記曰光武降銅馬諸將未能信賊賊亦兩心上勑賊各歸勒兵上輕騎入賊營賊曰蕭王推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

又曰帝問東平王蒼在家何等最樂對曰為善最樂後

詔與諸國述之曰王言甚大副其腰腹矣

謝承後漢書曰濟陰戎良字子恭年十八為郡門幹良儀容佳麗太守諸葛禮使寫書從者誣良與婢通良刳腹引出肝腸示禮赤心

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眠卧弟子嘲曰邊孝先腹便便嬾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之曰吾以邊為姓先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義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嘲者大慙

魏志曰管輅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兾當富貴輅長嘆曰天與我才不與我壽恐四十七八間不克見女嫁男娶吾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明年四十八卒

吴録曰丁固夢腹上生松趙達謂之曰松字十八公後果然夢門已具

齊書曰高帝為領軍蒼梧王深相猜忌屢欲害帝常䟦

數十人直入領軍府時暑熱帝晝卧裸袒蒼梧立帝於室内畫腹為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動斂袂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𢐀而一箭便死後無可復射不如髇射之乃取髇箭一發即中帝臍蒼梧投弓于地大笑曰此手如何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佛圖澄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於一室又當天時平旦至流水側復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

内腹中

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

又曰聖人為腹不為目

莊子曰夫赫胥氏之時民含餔而熈鼓腹而遊

唐子曰人君以江海為腹山為面如此則下不知其量畏而懷之

帝王世紀曰紂刳孕婦之腹中以觀其胎

吴越春秋曰子胥鞭平王屍三百右手决其目左足踐

其腹
京房易占曰人生有二腹其國分
王子年拾遺録曰孫策每夢腸出委地有神女夜来爲其收内腹裏云必生才雄之子方興吴國神女負策母繞吴昌門三匝曰當賜爾此土鼎足于天下
談藪曰楊玠娶博陵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殆將萬卷成婚之後頗亦遊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盡盜曾不知覺崔遽令撿之玠捫腹曰已藏之經笥矣

世説曰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答曰我曬腹中書耳

又曰張華既貴有少時賔客來候之華與共飲九醖爲酣暢其夜醉眠張常飲此酒眠輒使人左右轉側其夜客别忘勑左右而左右依常爲張公轉側至明起友人猶不起視之酒果穿腹流床下滂沱

又曰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碁局曰何乃詷吴人以冷爲詷或作淘音與鄭相近劉既出人問見王公

如何劉曰未見他異惟作吳語耳

又曰郗太尉在京日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郗信曰君往東廂下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云王家諸郎皆可喜聞某來覔女壻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東牀坦腹而食如不聞郗云正好比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之

俗説曰有人指周伯仁腹曰此中何有答此中洪洞容卿等數百人

背

說文曰背脊也

釋名曰背陪也在後稱也

廣雅曰背謂之骶背比也

左傳莊公曰齊襄公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刦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

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

史記曰婁敬說高祖曰夫與人鬭不搤其亢張晏曰亢喉嚨也拊其背未能全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又曰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說之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

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上患吳會輕悍無壯王鎮之乃立濞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二城高祖召濞相之

曰爾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帝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非若耶天下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

又曰武帝過平陽主既飲謳者進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忻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奉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撫其背曰行矣強飲勉之即貴願無相忘元朔元年生男㨿遂立為皇后

後漢書曰越騎校尉伍子孚怒董卓兇毒乃朝服懷刃見卓語畢辭去卓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刃刺之

不中卓自奮得免呼左右執殺乎

魏畧曰孟達降文帝乗小輦執手撫其背戲之曰卿得無為玄德刺客耶

又曰太祖丁夫人養劉夫人子脩脩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踞機如故太祖拊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應太祖却行戶外遂不應太祖曰真決矣遂與之絶

吳志曰魯肅代周瑜之當陸口過呂蒙屯下肅常輕蒙蒙問肅君受重任與雲長為鄰將何計畧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一家而雲長實熊虎因為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所及於此

車頻秦書曰苻堅生肩背赤色隐起狀若篆文苻因為苻氏

又曰堅背文曰草付之祥因為苻氏

唐書曰貞觀四年制決罪人不得鞭背以明堂孔穴針灸之所

又曰呂温者以小吏事崔漢衡貞元初吐蕃背盟漢衡為吐蕃所虜將殺之温趨往以背受刃吐蕃義之由是與漢衡俱免

尸子曰醫竘者秦之良醫為宣王割痤為惠王治痔皆愈張子之背腫謂竘曰背非吾背也子製焉醫竘善治疾張子委製焉夫為身與國亦由此必有所委製然後

治矣
叩 音 㕁

孔叢子曰仲尼龜背

帝王世紀曰簡翟浴玄邱之水燕遺卵吞之剖背生契

白虎通曰傳稱周公背僂是謂強後成就周道輔相幼王

又孫卿子曰周公傴背不伸也

慱物志曰宋有田夫自曝背於日其妻曰負日之暄今

獻必蒙重賞田夫曰昔人有美戎菽甘芹子獻之鄉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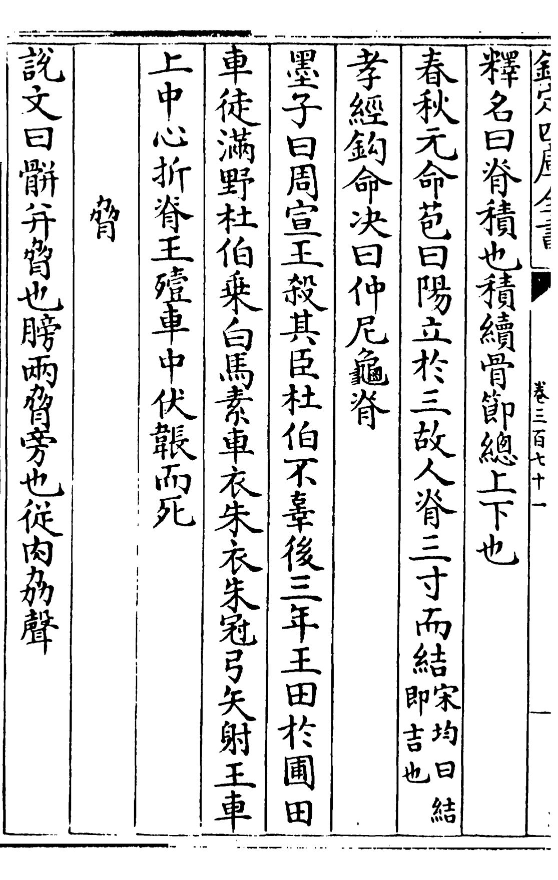
常若於口笑而棄之

論衡曰書言齊桓公負婦人以朝諸侯管仲曰吾君背疽瘡不得婦人瘡不愈此虛也桓公設庭燎夜坐以致賢士豈反以白日負婦人於背乎

幽明錄曰王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子敬亡撫心悲惋都不一聲背即潰裂

脊

說文曰脊背胎也



釋名曰脊積也積續骨節緫上下也

春秋元命苞曰陽立於三故人脊三寸而結宋均曰結即吉也

孝經鈎命决曰仲尼龜脊

墨子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不辜後三年王田於圃田車徒滿野杜伯乗白馬素車衣朱衣朱冠弓矢射王車上中心折脊王殪車中伏韔而死

脅

說文曰骿幷脅也膀兩脅旁也從肉劦聲

通俗文曰腋下謂之胠
釋名曰脅挾也在兩旁臂所挾也
春秋元命苞曰陰極於八故人旁八幹長八寸
又曰顱項駢幹上法月參集成紀以理陰陽
左傳僖中曰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躶浴薄而觀之
公羊傳曰齊公子彭生送魯莊公拉脇而殺之也
史記曰范睢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睢從齊王聞

睢辨賜金及牛須賈以為睢持陰事告齊旣歸以告魏相魏大怒使人笞擊睢折脇摺齒佯死棄於厠

吳志曰曹仁攻圍甘寧周瑜救寧圍觧乃渡屯北岸尅期大戰瑜跨馬𭘾陣會流矢中右脇瘡甚便還後仁聞瑜卧瘡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輿按行激揚吏士仁遂退

晉書曰周顗在中朝時能飲一石及過江雖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来顗亦出二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顗

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

世本曰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生六子孕而不育三年啓其左脇三人出焉啓其右脇三人出焉

王充論衡曰張儀骿脇卒相秦魏

外國圖曰大秦國人長脅

肋

釋名曰肋勒也檢肋五藏也

廣雅曰榦謂之肋

竹林七賢論曰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而往必欲毆之伶頋而笑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

臍

說文曰臍肚臍也

釋名曰臍劑也腸端之所限劑也

春秋元命苞曰臍者下流並會合為臍腹宋均曰臍中也四方並湊者也

左傳莊公曰楚文王過鄧鄧祁侯享之三甥曰亡鄧國

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若齧腹臍喻不可及

後漢書曰董卓既誅乃尸於市天時始熱卓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漢晉陽秋曰齊王冏之方盛也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臍罷便去耳有識者聞而惡其言

南燕録曰慕容德其母夢日入臍中晝夜而生德

莊子曰支離疏頤於臍

笑林曰趙伯翁肥大夏日醉卧孫兒緣其肚上戲因以李八九枚内臍中至後日李大爛汁出乃泣謂家人曰我腸爛將死明日李核出乃知孫兒所内李子也

腰

說文曰腰身中也

釋名曰腰約也在體之中約繼而小也

春秋元命苞曰署而上者為天尊高陽之狀腰而下者為陰豐厚地之重數合於四故腰周四尺

後漢書曰東平憲王蒼腰帶八圍顯宗甚重之詔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曰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

又曰梁兾妻能作折腰步

晉書陶潛傳曰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

干寳晉紀曰中書令李豐謀廢大將軍世宗使舍人王羨請之豐来辭不遜左右以刀環築腰死

南史曰羊侃有妓張凈婉腰一尺六寸能掌中舞孫荆

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地上簪

二石偽事曰石虎攻中山得鄭畧之妹為妻至相敬待無兒鄭復生男崔求養鄭不許一月卒病死鄭譊崔謂妾多養胡子虎時踞胡床於庭中大怒索弓箭崔聞欲殺之徒跣至虎前曰公勿枉殺妾乞聽妾言虎不聽但言促還坐無預卿崔便去未至坐虎于後射之中腰而覆

墨子曰楚靈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脇息然

後帶扶牆然後起

韓子曰楚靈王好細腰國有餓死人

尸子曰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饑色

西京雜記曰趙后體腰柔弱善行步進止女弟昭儀不能及也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二

宋 李昉等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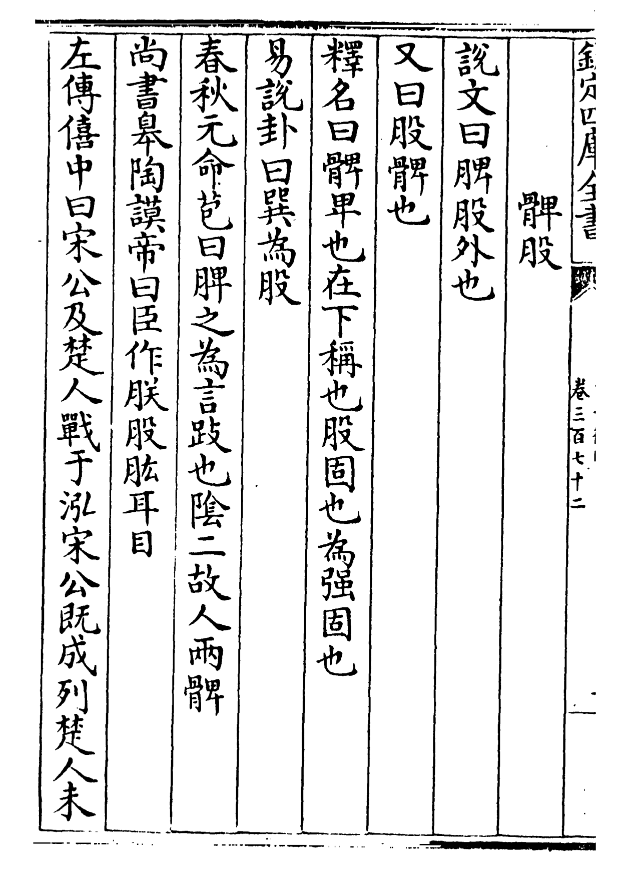
人事部十三

髀股　髖

膝　脛

腓腸　足

踝



髀股

說文曰髀股外也

又曰股髀也

釋名曰髀卑也在下稱也股固也為強固也

易說卦曰巽為股

春秋元命苞曰髀之為言跂也陰二故人兩髀

尚書臯陶謨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左傳僖中曰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公既成列楚人未

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

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

又襄四年曰齊侯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

又襄二十五年曰崔杼之亂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公

踰牆又射之中股

又哀下曰衛石圃攻公公踰北方而墜折股

戰國策曰蘇秦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

漢書曰高祖股上有七十二黒子

又曰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早埽齊舍人門因得自進及灌嬰責其勸齊王反狀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然後救火乎因退股戰不能言嬰曰人謂勃勇庸安人耳何能為乎

東觀漢記曰耿弇擊張步于東城飛矢中弇股以手中刀截之軍中無知者

魏志曰諸葛亮軍退司馬宣王使張郃追之郃曰軍法圍城必闕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遂之蜀軍乘

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髀股

江表傳曰孫策攻笮融為流矢中傷股不能乗馬因自輿還

九州春秋曰劉備奔荆州劉表甚敬禮之備作上客數年嘗於坐中起至厠見髀裏肉生流涕還坐表問備備曰昔年嘗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生肉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立是以悲耳

晉中興書曰王恭敗單馬奔曲阿不堪久騎兩髀生瘡

不能復去曲阿人殷礭以舡載之爲胡浦尉所得

三國典畧曰後周盧昌期祖英伯反宇文神舉討平之

神舉以英伯壯節欲令寛赦軍人已割其髀肉如鵝卵

矣英伯顔色不變遂遣誅之

唐書曰李勣初平王世充獲其故人單雄信勣表稱其

武藝命請以官爵贖之高祖不許臨將就戮勣對之號

慟割股肉以啖之曰生死永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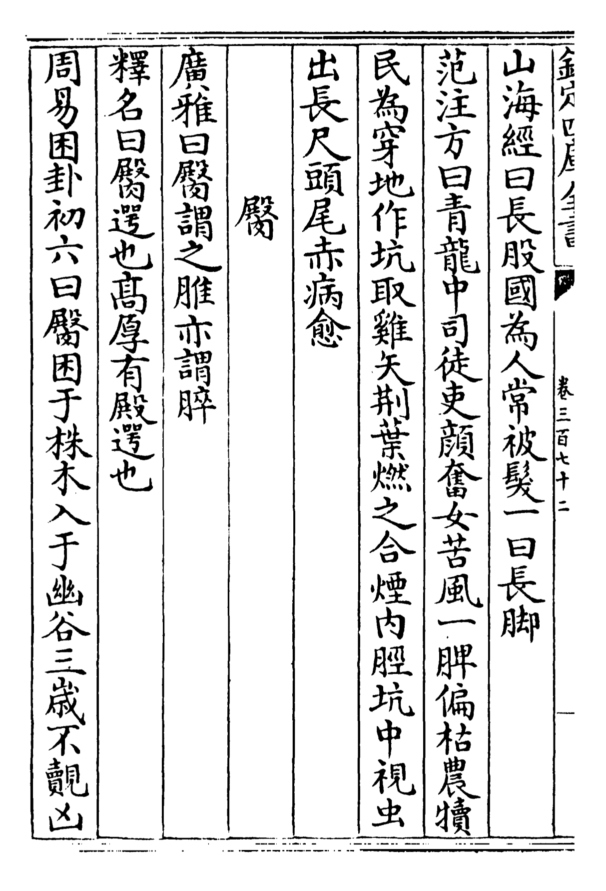
典略曰王符字節信安定人渡遼將軍皇甫規去官歸

安定有人前以貨買鴈門太守者亦去官歸書刺從規規卧不迎使之入既坐問咲鴈美乎又以其刺刮髀聞

符至大禮之

段龜龍涼州記曰隱王張美人年色壯艷出家為道吕隆逼之張投門樓雙股頓折誦經顔色自若俄而死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引畫丁侯射之丁侯病遣使請尚父乃以十干日去别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皆懼越裳氏獻白烏也



山海經曰長股國為人常被髮一曰長脚

范汪方曰青龍中司徒吏顔奮女苦風一髀偏枯農犢民為穿地作坑取雞矢荆葉燃之合煙内脛坑中視虫出長尺頭尾赤病愈

髑

廣雅曰髑謂之脽亦謂脺

釋名曰髑遻也髙厚有殿遻也

周易困卦初六曰髑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凶

又姡卦曰黳無膚其行次且

國語曰晉成公之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名之黑臀

膝

釋名曰膝申也可屈申也膝頭曰膞膞圜也因形圜而名之

禮記檀弓下曰穆公問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

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

史記曰衛鞅復見孝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

魏志曰朱建平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入建平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文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齧帝膝帝大怒即使殺之

又曰諸葛亮後出歧山詔張郃督諸將至木門與亮軍

交戰飛矢中郤右膝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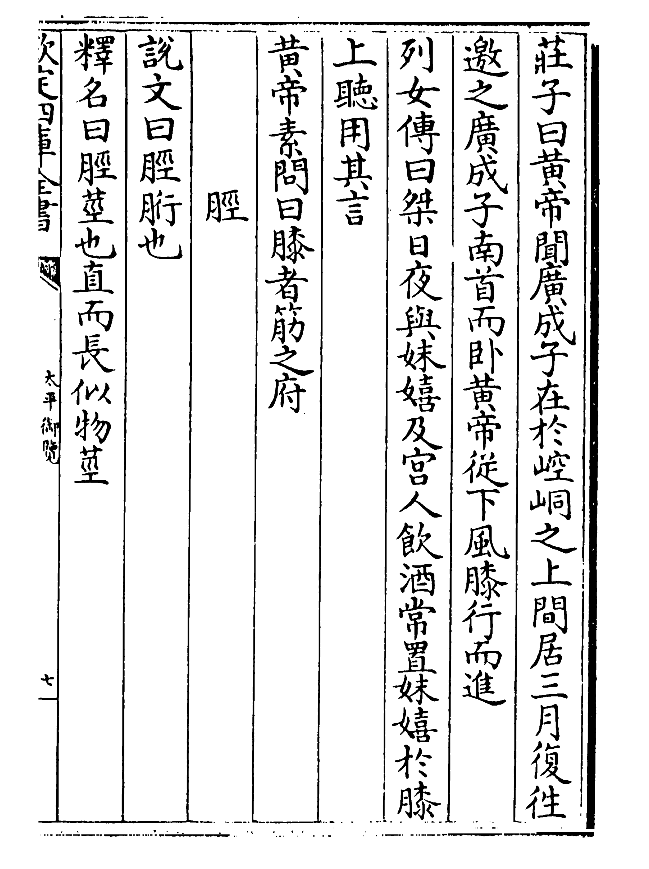
又曰蘇則與董昭俱為侍中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膝非佞人之枕

又曰鍾繇有膝疾拜起不便常輿車上殿

魏畧曰初袁熙納甄后熙出行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袁紹妻及后坐堂上文帝入紹舍后怖以頭伏姑膝上文帝謂曰袁夫人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帝就視顔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聞遂為迎之

又曰諸葛亮在荆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

三國典畧曰王僧辯平侯景或謂僧辯曰朝士来者孰當先至僧辯曰其周弘正乎俄而弘正與弟弘讓自投迎軍僧辯甚喜謂之曰公可坐膝上弘正對曰可謂加諸膝也老夫何足當之



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聞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從下風膝行而進

列女傳曰桀日夜與妹嬉及宫人飲酒常置妹嬉於膝上聽用其言

黃帝素問曰膝者筋之府

脛

説文曰脛胻也

釋名曰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

尚書泰誓曰商王受斮朝涉之脛孔安國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視之

論語憲問恥曰原壤夷俟孔子曰幼而不遜悌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後漢書曰馬援擊西羌中流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

東觀漢記曰淳于恭養兄崇孤而教誨學問時不如意輒呼責數以捶自擊其脛欲感之兒慙負不敢復有過

魏略曰北丁零有馬脛國聲似鴈鶩從膝脛以下生馬

蹄走疾於馬

正部曰夏禹治水腓無胈脛無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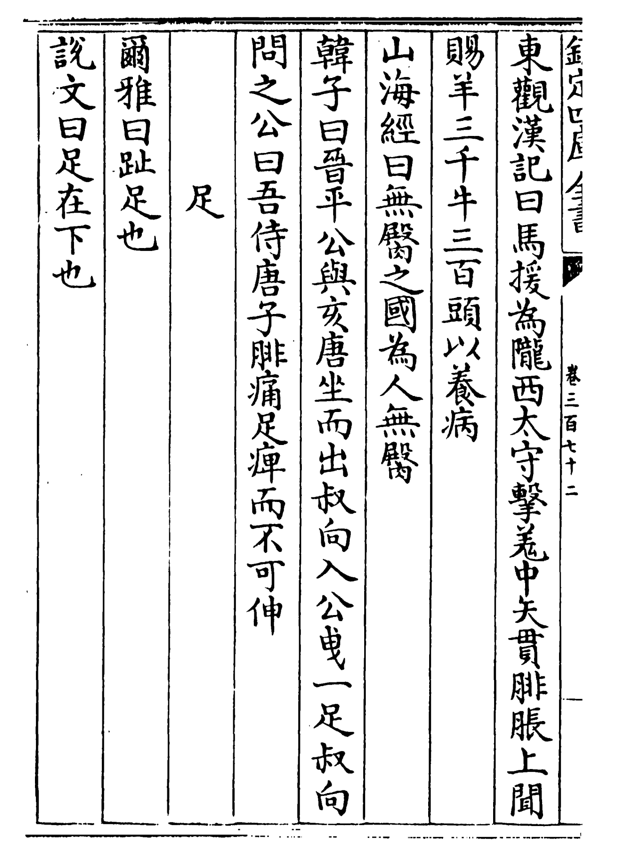
山海經曰交脛國為人交脛郭璞注曰脚脛曲相交所謂交趾也有赤脛民赤水之東有長脛之國

腓腨

說文曰腨腓腸也

易艮卦曰六二艮其腓

又咸卦六二曰咸其腓凶居則吉



東觀漢記曰馬援為隴西太守擊羌中矢貫腓脛上聞賜羊三千牛三百頭以養病

山海經曰無腸之國為人無腸

韓子曰晉平公與亥唐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之公曰吾侍唐子腓痛足痺而不可伸

足

爾雅曰趾足也

説文曰足在下也

釋名曰脚却也以其坐時却在後也

易說卦曰震爲足

尚書說命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禮記玉藻曰足容重

又祭義曰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

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

左傳莊公曰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刖强鉏君子謂强鉏不能衛其足

又莊公八年曰齊亂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弑之

又成下曰齊刖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

能衛其足

又昭二年曰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始生孟縶

孟縶之足不能良行

又哀下曰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公

怒曰必斷而足

穀梁傳定公曰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曰笑君者罪當

死使司馬行法焉手足異門而出

史記曰韓信使人言齊偽詐多變願為假王漢王大怒

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

漢書曰漢王項羽相臨廣武之間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又曰張湯所愛史魯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病為謁居摩足

又曰昭帝立遣李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單于置酒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

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喻之言可歸漢
後漢書曰李固足下有龜文
續漢書曰楊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積十餘年
王隱晉書曰陶侃為荆州杜弢音韜將王真遥語真横脚馬上侃説曰杜弢為益州刺史盜用庫金父死不奔喪君本佳人何随之天下無白頭賊也真閙下其脚辭又順侃知其意使降人喻真真乞得先信乃截髮為信蜀

賊糧盡真既降而走

晉書曰陶潛無履江州刺史王弘顧左右為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座伸足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病向来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之

三十國春秋曰王濟嘗與武帝碁濟伸脚在局下因問皓曰聞君生剥人面皮何也皓曰見人臣無禮於其君者則剥之武子大慙遽縮脚

晉陽秋曰周顗既遇害王彬哭之甚哀敦怒曰周伯仁凡人遇汝何為如此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蹇諤亦無所阿黨且加之極刑何痛如之左右見敦盛怒竊勸跪謝彬曰脚痛不能跪拜敦復曰脚痛孰與頸痛咸為失色

續晉陽秋曰習鑿齒以脚病廢於里巷苻堅滅樊鄧素聞其名與釋道安俱輿而致焉與語大悦以其蹇疾裁堪半丁與諸鎮書曰晉氏平吴利在二陸今破漢南得

士一人半耳

三國典畧曰侯景左足上有肉瘤其狀如龜戰應尅捷瘤則隱起如其不勝瘤則低下及奔敗瘤陷肉中

唐書曰工部尚書賈直言父道冲以伎術待詔翰林因言事獲罪於代宗皇帝詔逐之賜酖於路直言僞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怠即取其酖以飲遂迷仆而死明日酖洩於足而後復蘇代宗聞之减父死直言亦自此病躃

家語曰南宮縚音縚見孔子未嘗越履往来過之足不履影

老子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韓子曰楚和氏得玉璞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刖其左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又奉獻之玉人相之曰石也刖其右足成王即位和抱其璞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使玉人理之得寶焉名曰和氏璧

又曰魯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對曰夔之為人也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使為樂正

又曰晉平公與亥唐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之公曰吾侍唐子腓痛足痺而不敢伸叔向不悦公曰子欲貴吾爵子子欲富吾禄子夫唐先生無欲也非正坐吾無以養之

三輔舊事曰武帝發兵攻衛太子連鬬五日白虎闕前溝中血沒足

吴越春秋曰越王念吴欲復怨非一旦也苦思勞心夜以接日足清則漬之以水冬寒則抱氷夏熱則握火愁心苦志懸胆扵户出入甞之不絶扵口

帝王世紀曰大禹右足文履已字

抱朴子曰老君足下有八卦

穆天子傳曰至于巨蒐氏巨蒐之人乃獻白鶴之血以飲天子且具牛馬之湩以洗天子之足

山海經曰柔利國為人一手反膝曲足一曰留利之國

人足反折跛踵國其為兩足皆大郭璞注曰其人行足跟不着地

周書曰晉平公使師曠見太子晉曰吾聞王子之語高於太山夜寐晝居不安不遠道願一言王子曰吾聞太師將來吾心甚喜既以見君子喜而又懼吾甚年少見子而懾盡忘吾度師曠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跔是以數也王子曰請入坐遂席弦琴師曠歌無射

瀨鄉記李母碑曰老子足蹈二五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欒書冢柩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逐戟之不能得傷其左足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来謂曰何故傷吾左足仍以杖擊王左足王覺左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王子年拾遺録曰周昭王夢羽人遺藥以之塗足則飛上天萬里之外

蕭廣濟孝子傳曰五郡孝子者中山常山魏郡鉅鹿趙國人也少去鄉里孤無父母相随于衛國因結兄弟長

元重次仲重次叔重次季重次稚重朝夕相事財三千萬于空城見一老姥兄弟下車再拜曰願為母母許焉積二十四年母得病口不能言五子乃仰天歎願使我母語即便得語謂五子曰吾太原董陽猛女嫁同縣張文賢死亡我男兒名烏遺七歲值亂亡失心前有七星右足有黒識語未竟而卒五子送喪會朝歌長晨出亡其記囊疑五子所竊收得三重詣河内告枉具言始末太守號哭曰生不識父與母相失痛不自聊知近為五

子所養馳使放三重

會稽典録曰黄昌爲蜀郡太守初昌爲州書佐婦寧于家遇賊遂流轉入蜀爲民妻其子犯法乃詣昌昌疑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余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黄昌妻甞歸家爲賊所略遂至于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黄昌曰左足心有黒子常言當爲二千石乃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爲夫妻

楚辭卜居曰漁父鼓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

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踝

釋名曰踝跖踝踊也亦因其形踝踝也足後曰跟在下旁着地踵聚也上體之所鍾聚也

史記曰蘇秦握錐自㔫流血至踝

英雄記曰向詡坐板牀有兩踝處入板中三寸許

陸機別傳曰孟玖欺神都王穎曰陸機司馬孫承備知機情可考驗也穎於是收承父子五人考掠備加踝骨

皆脫出終不誣機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三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一十四

毛 髮

鬢 髻

毛

釋名曰毛貌也冒也在表所以別形貌且以覆冒也

左傳僖中曰君子不禽二毛二毛頭有二色

又襄五曰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

漢書曰宣帝身足下有毛卧居數有光耀師古曰遍身及足下有毛

列子曰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一毛以濟一世為之乎楊子曰世故非一毛所濟出以語孟孫孟孫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故萬分之一物奈何輕之

山海經曰毛民爲人身生毛郭璞注曰臨海東南海中有毛人晉永嘉四年得之也

列仙傳曰偓佺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

又曰毛女字玉名姜在華陰山世又見之體生毛所止巖中恒有鼓琴聲自稱秦皇時宫人也

神仙傳曰劉根學道入嵩高山石室中冬夏不衣身毛長三尺

神異經曰八荒中有毛人長七八尺身形頭上皆毛毛

如獼猴長尺餘見人則口開吐舌名髯公一名髯猳

尋陽記曰桓稜遣人尋廬山下嶺見毛人長大體悉毛語不可解山居道士亦時見此

臨海異物志曰毛人洲王張與毛長短如熊周綽得毛人送諸秣陵

髮

釋名曰髮拔也拔擢而出

歸藏啓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

易說卦曰巽其於人也為寡髮

毛詩鄘柏舟曰鬒髮如雲不屑髢也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

又魚藻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其性情密緻操行正直髮之本末無隆殺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蠆螫虫也尾赤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也

又采綠曰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令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為人美髮

左傳僖中曰初平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又昭元年曰齊侯田于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嫳慶封之黨種種短也放之于境自言衰老不能復為之公曰諾

子雅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

又昭七年曰昔有仍氏生女黰黑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黰而甚美光可鑑髮膚光色可以照人名曰元妻以髮黑故

又哀上曰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唅玉唅玉亦示必死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為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

又哀上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為禮也

又哀下曰初衛侯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

穀梁傳哀公曰吳夷狄之國斷髮文身

論語憲問曰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史記曰箕子諫紂不聽乃被髮佯狂為奴

又曰范雎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雎從齊王聞雎辯賜金及牛須賈以為雎持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相魏齊大怒使笞擊范雎雎既相秦號曰張禄而魏弗知使須賈於秦雎謂賈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續賈之罪未足也

又曰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又曰藺相如使秦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穿冠

又曰衛皇后字子夫與武帝侍衣得幸頭解上見其髮鬒悦之因立為后

漢書曰蘇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强壯出使乃還鬚髮盡白

又王莽傳曰更始元年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示自

安乃染其髮鬢

楚漢春秋曰上敗彭城薛人丁固追上上被髮而顧曰丁公何相急之甚乃罵而去上即位欲陳功上曰使項失天下是子也為人臣兩心非忠也下吏笞之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美髮為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

又曰和熹鄧后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何弄人髮乎

又曰劉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卒見衆拜恐怖啼泣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李光字伯明為兖州母亡後歸視牀處得亡母亂髮光持悲號氣絶復續

又曰獻帝幸弘農郭汜虜略百官婦女有美髮者皆斷取之

又曰曹操逼獻帝廢伏后以尚書令華歆郗慮副勒兵入宫收后閉户藏壁中歆就牵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

在何時

魏志曰曹仁討雲長於樊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禁等軍没禁遂降吳文帝踐祚權遣還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拜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謁髙陵帝預於陵屋圖禁降伏之狀禁慙恚發疾薨

魏畧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郭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没以帝屬李夫人夫人説甄后見譖之禍不獲大斂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

故事

魏氏春秋曰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委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

吳志曰留贊為將臨敵必被髮呌天自抗音而歌左右應之戰無不捷

王隱晉書曰陶侃為吏鄱陽孝廉與親人過侃宿母截髮以供賓諸客歎曰非賢母不生此子也

又曰顧悅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上問故對曰松

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栁之質望秋先凋

又曰初武帝未為世子文帝問裴秀曰人有相不秀曰中撫軍垂髮至地伸手過膝非人臣之相也

又曰故中牟令蘇韶字孝先咸寧初亡諸子迎喪至襄城弟九子節夢見鹵簿行列甚肅見韶曰卿犯鹵簿應髠刑節俛受剔覺循見頭髮視截如大指大後又夢見韶截之節素美髮五截而盡

沈約宋書曰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何長瑜自國侍郎

至平西記室叅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

北齊書曰王琳字子衡山陰人也琳體貌閑雅髮垂委地

齊書曰徐寅嘗有罪繫旦日原之而髮皓白武帝問其故曰臣思懲於内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唐書曰高祖竇皇后生而髮垂過頸三歲髮與身齊

又曰軀茲國男女皆剪髮垂與項齊唯王不剪髮新羅國其婦人髮繞頭以綵為飾髮甚長美

家語曰顏回魯人字子淵年二十九髮早白

韓子曰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

又曰昔齊桓宫中有三市婦唱三百被髮而御婦人

淮南子曰萬術曰理髮竈前婦安夫家

帝王世紀曰老聃初生而髮白故號老子

呂氏春秋曰殷湯尅夏而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剪

其髮自以為犧牲祈福於上帝

山海經曰脩般民白民其人被髮

曹瞞傳曰太祖甞行過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時太祖馬騰入麥中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殺請自刑因拔劍割髮置地

許遜別傳曰薊子訓齊人有神術人髮白者請子訓但與對坐共語宿昔間髮皆黑

樊英别傳曰英被髪忽拔刀斫舍中妻問故曰郄生道遇鈔郄生還云道遇賊被髪老人相救得全郄生名巡字仲信陳郡夏陽人能傳英業

黄庭經曰髪神名蒼華

列仙傳曰容成公黄帝善補導事髪白更黒甯先生稷邱君髪白更黒甯先生被髪鼓琴赤斧餌丹砂毛髪皆赤阮邱被髪覆耳成璜道士兒邱與老子黄庭經讀三遍通之俱入浮陽山白髪更黒髪長二尺餘

神異經曰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長一丈頭髮皓白身人形而虎尾與一玉女更投壺

又曰西方有人焉不飲不食被髮東走已往復來其婦恒追擊録之不肯聽止婦頭亦被名曰狂一名顛一名覆此人夫妻與天地俱生狂走東西以投晝夜

異苑曰有人誤吞髮便得病但欲咽猪脂張口時喉中有一頭出受膏乃取小鈎餌而引得一物長三尺餘其形似蛇而悉是脂懸於屋間旬日融盡唯髮在焉

列女傳曰吳伯陽妻顧昭君早寡剪髮以明志

又曰樂羊學書其妻貞義截髮以供其費

又曰廣漢馮季宰妻者李氏之女名珥字進早寡無嗣奉養繼姑守心純固以義自防珥母愍其孤苦陰有所許珥斷髮自明鄉人稱之

陳留風俗傳曰小黃縣者宋地陽武東黃鄉也因黃水以名縣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梓棺招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洒濯入梓棺其

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公乘會妻同縣張氏女也會早卒後欲問者女乃斷髮割耳以明不嫁

車頻秦書曰符堅建元十八年新羅國獻美女國在比濟東其人多美髮髮長丈餘

林邑國記曰朱崖人多長髮漢時郡守貪殘縛婦女割頭取髮由是叛亂不復賓伏

廣志曰黄頭夷髮黄如苕箒

戴延之西征記曰陜縣大城西北角水漫漫起鬱勃萬數十丈有如物居水中父老云銅翁仲頭髮當與水齊晉軍至髮不復出唯見水黑嗟嗟有聲聲聞數里翁仲本在大司馬門外為賊所徙至此而没

譚藪曰後魏盧景裕生而頭髮白有四十九莖因名曰白頭

王子年拾遺録曰帝嚳高辛氏娶於陬氏女女生而髮與足齊墜地能言乃納於帝

又曰張儀蘇秦二人共遮剪髮以相活或傭工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畫於掌内及服裏還更以竹寫之

晉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雖非青蠅穢我光儀策名觀國以此見疵將拔將鑷好爵是縻白髮將拔惄然自訴稟命不幸值君年暮逼迫秋霜生而皓素始覽明鏡惕然見惡朝生晝拔何鼻之故子觀橘柚一皜一曄貴其素華匪尚緑葉願戢子之手攝子之鑷咨

爾白髮觀世之途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赫赫閶闔藹藹紫廬弱冠求仕童髫獻謨甘羅乘軫子奇剖符英英終賈高論雲衢拔白就黑此自在吾白髮臨拔瞋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誤甘羅自以辯慧見稱不以緑髮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異不以烏鬢而見舉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周道肅清四皓佐漢漢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咨爾白髮事故有以爾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貴耆老今薄舊齒皤皤榮期皓首田里雖有

二毛河清難俟隨時之變見歎孔子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顔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鬢

說文曰鬢頰髮也

釋名曰其上連髮曰鬢鬢賓也賓崖也爲面額之崖岸也

晉書曰魏造凌雲殿牓未題匠誤定之使韋仲將縣橙

書之比訖鬢髮盡白還戒子孫宜絶此法

神仙傳曰薊子訓鄉曲諸老鬢髮白者使宿昔之間皆黒

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宫人絶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来陳尚衣陳巧笑瓊樹始制為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故曰蟬鬢

述異記曰尹雄年九十左鬢生角長半寸

吴質表曰質已四十三矣白髮生鬢

神相書曰雙眉插鬢上壽相也

髻

說文曰髻結髮也

漢書曰尉他魋髻服虔注曰令兵椎頭結也

續漢書五行志曰桓帝元嘉中京師婦女作墮馬髻者側在一邊自梁冀家所為京師皆效天戒若曰冀婦女將收捕吏卒頓令曳髻傾邪

東觀漢記曰梁鴻妻椎髻著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

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

又曰馬廖上表長樂宮曰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王隱晉書曰賈后作𩑶子髻太子見𩑶子象干寶晉紀曰初賈后造首紒以繒縛其髻天下化之名𩑶子紒也

搜神記曰元康中婦人結髻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纈子髻始自中宮天下翕然化之及其末年有愍懷之事

唐書曰田悅既敗謂其下曰吾不能自剄公當斬吾首以取功勲衆皆憐之曰死生以之悅曰吾雖死寧忘厚意於城下乎乃自割一髻以為要誓於是將士各斷其髪結為兄弟誓同生死

唐書曰中天竺國人皆為螺髻於頂餘髪剪之使拳

世說曰王曇孫年十四便歌謝公名至曇孫作兩丸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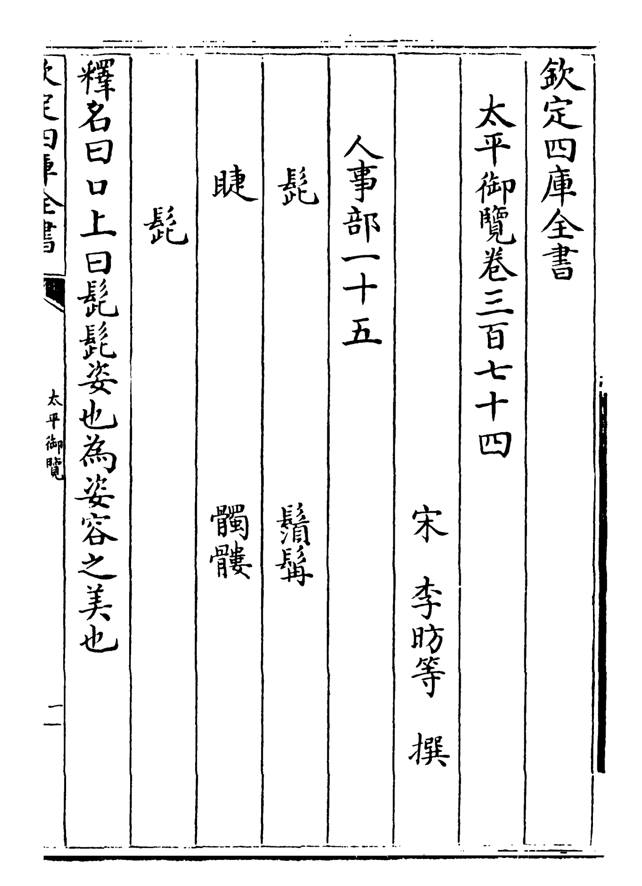
梁冀别傳曰冀末誅時婦人作不聊生髻

神仙傳曰麻姑至蔡經家是好女子年十八許作髻餘

髮散垂之至腰

枚乘梁苑園賦曰若乃䌽桑之婦連袖方路靡𨺅長髻便娟數顧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三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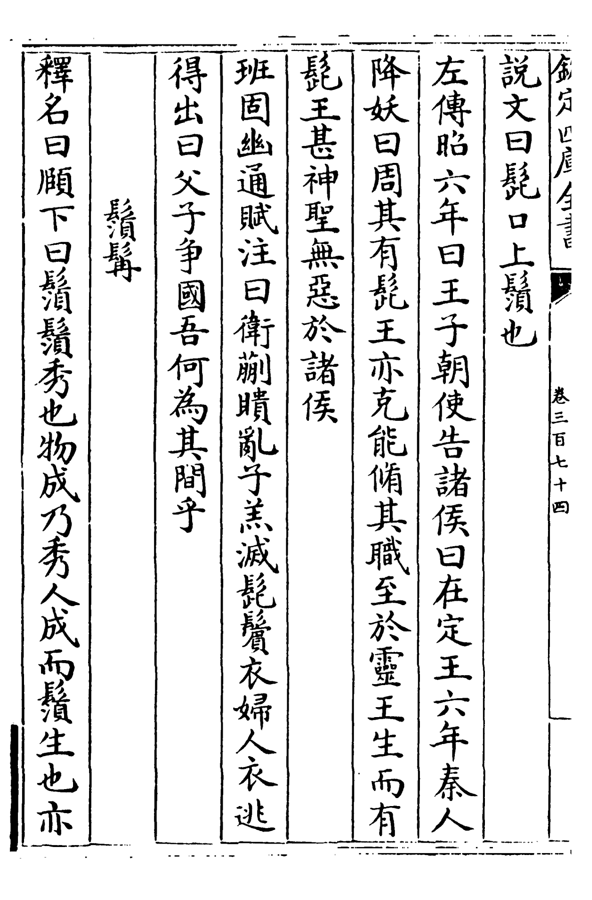
人事部一十五

髭　鬚髯

睫　髑髏

髭

釋名曰口上曰髭髭姿也為姿容之美也



說文曰髭口上鬚也

左傳昭六年曰王子朝使告諸侯曰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髭王亦克能脩其職至於靈王生而有髭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

班固幽通賦注曰衛蒯聵亂子羔滅髭鬢衣婦人衣逃得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為其間乎

鬚鬚

釋名曰頤下曰鬚鬚秀也物成乃秀人成而鬚生也亦

取須體長而後生也在頰耳旁曰髯隨口動揺髯髯然也

說文曰鬚面上毛也

春秋元命苞曰髮精散為鬚髯

左傳宣二年傳曰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將主也城者謳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于思多鬚之皃

左傳昭二年曰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

左傳昭四年曰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

餘皇（餘皇舟名）吳公子光請於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衆之力以取舟也）使長鬛者三人（長鬛者多髯與吳異形狀詐為楚人也）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言光有謀也）

史記曰秦太后拔嫪毒鬚眉為宦者

又曰漢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

漢書曰霍光長七尺二寸白晳疏眉目美鬚

又曰朱博為瑯琊太守曹掾吏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對曰故事二千石新到遣致意乃敢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乃行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

又王莽傳曰莽聞漢兵起愈恐欲外示自安染其鬚髮進天下所徵淑女備嬪御

東觀漢記曰吳良為東平王所薦詔曰前見良頭鬚皓然衣冠甚偉求賢助國宰相之職今以良為義郎

後漢書曰岑彭吴漢圍隗囂於西城公孫述將李育守上邽帝留盖延耿弇圍之車駕東歸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即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

又曰温序拜謁者還護春校尉序行郡至襄武為隗囂將苟宇所拘刼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慮同力天下可圖也序大怒叱宇因以節檛殺人宇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劒序受劒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逼殺無

令鬚汚土遂伏劒死

續漢書曰司馬直字叔異潔白美鬚髯容貌儼然鄉閭奉之如神

魏志曰初蘇則及臨淄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常從容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選掐則曰不謂卿也乃止

又曰崔琰聲姿高暢眉目踈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

士瞻望而太祖亦嚴憚焉後有白琰怨謗者罰為徒隸使視之辭色無撓太祖命曰琰雖見刑而通賔客虬鬚直視若有所忿遂賜死

又曰任城王章為北中郎將討烏桓有功歸太祖喜捋章鬚曰黄鬚兒定大奇

魏畧曰劉雄鳴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汝耶乃厚賜之後亡太祖平漢中来降太祖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

又曰任城王性剛勇而黄鬚北伐烏丸王聞之曰我黄鬚定可使玄德使劉封挑戰王罵曰賣履舍長而使假子拒汝公乎黄鬚來擊之

吳録曰朱桓還屯濡須權祖之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捋陛下鬚無復恨權憑几前朱桓進捋鬚曰臣今日真謂捋虎鬚也

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曰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大便馬善射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也

蜀志曰張裕為劉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家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也先主常銜其不遜後誅之

又曰馬超來降雲長護前書問諸葛亮亮荅曰孟超當與翼德爭先未若髯翁之絶倫雲長多髯鬚故亮謂之髯

晉書曰羊祜既卒武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

淚霑鬚皆為冰焉

鄧粲晉紀曰湞陽令羊嗣貪而不治縣功曹吏共逐嗣嗣饒鬚乃以嗣内羊䦨中始與太守尹虞聞大怒手劒功曹虞守王鄉長沙人也

又曰王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鬓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

又曰張華多鬚常以帛纏之陸雲見之笑不能止

又曰桓温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常稱之曰温眼如紫石

稜鬚似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

晉中興書曰冉閔殺石鑒及辛胡數萬人于時人有高鼻多髯鬚者無不濫死

崔鴻前趙録曰劉聰以讒慝故誅詹事曹光光臨刑舉止自若謂刑者曰取席敷之無令土汚吾鬚

又曰劉元海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二尺餘當心有赤毫三根長三尺六寸

又前録曰符堅每日自王丞相夢後鬚髮中白

宋書曰山陰公主淫恣見褚彥回悅之以白帝帝令就之彥回不從主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

南史曰宋武帝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

三國典畧曰齊許惇長鬚垂至帶省中號為長鬣公文宣嘗因酒酣握惇鬚稱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不敢復長人號為齊髯公

又曰侯景使宋子仙等執梁湘東王世子方諸及中撫軍長史鮑泉司馬虞預于郢州是日子仙等至百姓奔

告方諸以五色雜絲編鮑泉白鬚對之僕六弗之信也告者既衆方命闔門縣門末下子仙已入方諸等膜拜而鮑泉逌于牀下子仙窺見泉素鬚間絲疑愕憚之及其被執莫不驚笑

又曰李庶黎陽人魏大司農諧之子也以清卞每接梁客徐陵謂其徒曰江北唯有李庶可語耳庶無鬚鬚人謂天閹崔諶嘗譏庶曰教弟種鬚取錐刺而為竅以馬尾插之世說諸崔多惡疾以呼沲為墓田故庶荅之曰

先以方廻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樹鬚邢卲笑謂諶曰

卿不諳李庶何故犯之

又曰周太子贇有失徳柱國王軌因内宴上壽捋武帝

鬚曰可愛好老公恨後嗣弱耳

唐書曰太宗幸翠微宫授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房

元齡時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来者太宗問曰元齡

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元齡但云李緯大好髭鬚更

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

又曰李勣病驗方鬚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剪鬚為其和藥勣頓首見血泣以陳謝帝曰吾為社稷計耳不煩深謝

又曰李光弼母有鬚數十莖長五尺六寸

晏子曰湯長頭而髯伊尹蓬頭而髯

孫卿子曰傅說之狀禿無鬚眉

莊子曰孔子往見盜跖歸到東門外遇柳下季曰數旦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曰然吾所謂無病

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孔叢曰子高曰臣見臨屠商馬身脩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幼女不敬之無德故也

又曰子思如齊齊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君指而言曰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鬚眉於先生也子思荅曰非所願也但欲君修禮義富百姓使伋得寄㝎於君之境内則其庸多矣

吕氏春秋曰豫讓欲報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容

抱朴子曰有古彊者自言四千歲敢為虚言云見堯為人長大美鬚髮

風俗通曰不舉生鬢鬚子俗說人十四五乃當生鬢鬚今生而有人防害父母也謹按周書靈王生而有髭王甚聖神亦克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休和安在其有害乎

世說曰鍾毓兄弟警悟過人每有嘲語未嘗屈蹟毓會語聞安陸能作調試共視之於是與弟盛飾共載從東

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二鍾都不覺車後一門生云向已被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高者兩頭羶皭兄弟多鬚故以此調之

又曰郗超為桓温記室參軍有奇才多髭髯荆州為之稱髯參軍

語林曰庾公道王尼子非唯事事勝人布置鬚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

俗説曰有人詣謝益壽云向在劉丹陽坐見一客殊毛

謝曰正是我家阿瞻瞻多髯須故云爾

廣陵列士傳曰劉瑜字季節舉方正對策高第人呼為長髯須方正

列仙傳曰丁次卿漢順帝時人至娶婦家未見禮畢婦出謁客髯須髯鬱然其家謝之次卿舉手向婦髯須髯即去

郭璞洞林曰東中郎參軍周稚瑛封蠶蛾蛓蟲使璞射之璞曰射覆得此大落度必是蠶蛾及毛蠹稚瑛饒鬚故因以調之也

睫

説文曰睫眏目旁毛也

釋名曰睫接也埀於匡而相接也

漢書曰袁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甞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

謝承後漢書曰趙昱字元達年十三母病二月昱惨慼消瘦眼不交睫

列子曰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察盜於眉睫之間而得

其情晉使視盜千百無遺趙文子曰周諺有言見淵中魚不祥郄雍必死俄而羣盜殺之

裴元新語曰尹氏之鏡數睫照形蒸食曽不如三錢竹簞

髑髏

說文曰髑髏頭也

廣雅曰髑髏謂之顛顱也

魏畧曰王忠先因饑噉人五官將戲因從駕出行過冢

間無何命徘取道邊死人髑髏繫着忠馬戲笑

莊子曰列子行食於道見百歲髑髏搴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未嘗死未嘗生也

又曰莊子之于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擊之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凍餒之患而為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辨人也諸子

所言皆生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泛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弃南面王樂而復為人之勞乎

南州異物志曰烏滸人得人髑髏破之以飲酒

盛宏之荆州記曰長沙浦圻縣有呂蒙冢中有髑髏極

大蒙形既長偉疑即蒙髑髏也

裴淵之廣州記曰盧循襲廣州風火夜發奔逸者數千

而已循除燒骨數得髑髏三萬餘於江南洲上作大坑

葬之今名為共冢

續搜神記曰永嘉五年高榮為高平戍邏主時曹嶷賊

寇離亂人民皆塢壘自固見山中火起飛埃絶爛千餘

丈樹巔火焱響動山谷又聞人馬鎧甲聲謂嶷賊上人

皆怕懼並嚴出欲擊之引騎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碎火

来灑人袍鎧馬毛鬛皆燒於是軍人走還明往視山中無燃火處惟有髑髏百頭布散山中

張衡髑髏賦曰張平子將遊目於九野觀化乎八方顧見髑髏委於路旁下據朽壤上負玄霜平子悵然而問之子將并粮推命以夭逝乎奔喪此土流遷来乎為是上智為是下愚答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遊心方外不能自修公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嶽禱之於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支髑髏曰死為休息生為役勞

冬水之凝春氷之消況我已化與道逍遥與陰陽同其流元氣全其朴雲漢為川池星宿為珠玉雷電為鼓扇日月為燈燭合體自然無情無欲不行而至不疾而速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四